

血

證

論

血證論三卷

四川彭縣容川唐宗海著

汗血

汗者氣分之水。其源出於膀胱。內經云。膀胱者。洲渚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旁胱之氣。從三焦行腠理。充肌肉。達於皮毛。以衛外。為固陽氣。衛外百邪不入。故其經稱為太陽也。其有威暑天氣。亢陽蒸動。膀胱水氣。騰布於外。則發為汗。此猶天之有雨。陽布陰和。自然無病。有時外傷風寒。皮毛疎泄。發熱汗出。

者。乃太陽之氣為邪所病。不能衛外。故汗得泄出。其有心胃肝脾熱濕之病。亦令汗出者。此猶土潤溽暑。亦能蒸作雲雨也。又有亡陽自汗者。則由膀胱腎中之元陽脫泄。故其水陰之氣。隨而奔溢。散渙不收。氣為水之所化。水即氣也。汗即水也。氣脫外泄。故汗出也。知此則知汗出氣分不出。血分矣。然汗雖出於氣分。而未嘗不與血分相關。故血分有熱。亦能蒸動氣分之水。而為盜汗。蓋血氣陰陽原互根互宅。陰分之血盛。則陽分之水陰自然充達。陽分之水陰足以布護。灌濡。則陰分之血愈為和澤。而無陽乘陰之病矣。若陽分之水陰不足。則益傷血分之陰。故

傷寒汗出過多。則虛煩不眠。以其兼傷血分之陰。心主血。分血分之陰。傷則心氣為之不甯也。又有傷寒。即當從汗而解。今不得汗。乃從鼻衄而愈。其衄名為紅汗。蓋陽分之邪。宜挾陽分之水發而外出。今既不能外出。乃乘陰分之血。從鼻衄出。名為紅汗。是為陽邪干陰之一驗。故古謂陽乘陰則吐衄。知陽乘陰而內逆者。發為吐衄。則知陽乘陰而外泄者。發為皮膚血汗。矣。血者心之液也。皮毛者肺之合也。治法宜清心火。火清則陽不乘陰。兼治肺金。肺調則皮毛不泄。涼血地黃湯。加桑皮。地骨皮。蟬退。百合。蒲黃。治之。血虛火甚者。當歸六黃湯。治之。氣虛血少者。

當歸補血湯。加桑皮、地骨皮、丹皮、蟬退、椴灰、枯芩、秦皮。治之外。用石灰散扑之。仿仲景汗出不止用溫粉扑法之意也。或用桃花扑之亦可。

皮毛者肺之合也。汗出皮毛。故汗血宜治肺金。以歛皮毛。人參清肺湯。加蒲黃最宜。

血者肝之所司也。肝火亢烈。逼血妄行。宜當歸、蘆薈丸。從內以攻治之。喻嘉言治女子經血閉而周身汗出者。謂是陰分之熱。泄出陽分。用此方破經血。即以苦堅止汗。汗血同原。若肝火亢甚而汗血者。借用此方尤為合法。

胃火亢甚。亦能汗血。以胃主肌肉。熱蒸肌肉。故令汗血。宜竹葉
石羔湯。加蒲黃。虫退。丹皮。全皮。治之。犀角地黃湯亦治之。
總論曰。汗者陽分之水。血者陰分之液。陰與陽原無間隔。血與
水本不相離。故汗出過多。則傷血。下後亡津液。則傷血。熱結膀胱
則下血。是水病而不離乎血者也。吐血咳血。必兼痰飲。血虛
則口渴。而津液不生。失血家往往水腫。瘀血化水。亦發為腫。是
血病而不離乎水者也。故衄血家不可再發汗。以血病則陰液
既虛。不可發汗。再傷氣分之水。以致陽分之液亦虛也。又先水
腫。再吐血者。不治。以水病不可重傷其血也。觀小柴胡調津液。

而即治熱入血室。觀桃仁承氣破血結。而即治小便不利。皆是
治水。即以治血。治血即以治水。蓋在下焦。則血海膀胱同居一
地。在上焦。則肺主水道。心主血脈。在軀壳外。則汗出皮毛。血循
經脈。一陰一陽。皆相聯屬。吾於水火血氣論。已詳言之。人必深
知此理。而後於治血理氣調陰和陽之法。可以左右逢源。

血箭

從毛孔中流出一條血來。有似箭之射出。故名血箭。由心肺火盛逼血從毛孔中出。治宜清心火以除血出之源。涼血地黃湯。加蒲黃。又宜瀉肺火。以斂皮毛之氣。使毛孔不滲瀉。則血自止。瀉白散。加生地。虫退。百合。五倍子。枯芩。蒲黃。杏仁。白芨。心肺兼治。宜用生地黃散。

血出過多。昏憤不省人事者。與吐衄血脫氣散無異。宜獨參湯。加附片。蒲黃。當歸。補血湯。十全大補湯。皆可擇用。

外治法。水調桃花散敷血孔。則血止。或用京墨磨醋搽。或用十
灰散。乾糝花蕊石散。糝均效。

血痣

血痣初起其形如痣漸大如豆觸破時長流鮮血此由肝經怒
火鬱血凝聚而成內服丹梔逍遙散及涼血地黃湯
觸破流血者用花蕊石糝之血止後用田螺散枯去本痣另用
生肌藥收口

未觸破未流血者古無治法吾擬用蝨蟲為末薑醋調搽玉京
三稜磨醋搽真琥珀擦熱每日數次內服之藥如上

血瘡

癬疥血點。血疔瘡。一切皮肉赤癢。名色不一。今統稱之曰血瘡。皆由血為風火所擾。火甚則起點起疔瘡。風甚則生蟲作癢。火甚赤痛者。涼血地黃湯。加荊芥、蟲退、紅花、杏仁治之。風甚作癢者。和血消風散治之。知血瘡之病。則凡一切火遊丹、漆瘡、風丹諸治法。總不外是。兼熱者。色白。或流黃水。照上二方。加蒼朮、赤苓。兼寒者。或青黥硬腫。加桂尖。

外用銀花、陳艾、花椒、食鹽。煎水洗。另搽大楓丹油。調最效。

瘡血

瘡者血所凝結而成者也。或是寒凝，或是熱結，或是風腫，或是濕鬱，總是凝聚其血而成。初起總宜散血，血散則寒熱風濕均無遺留之迹矣。其繼則調膿化毒，此即吐膿條內所言瘀血化膿之義。治宜托裡使氣達瘡，所以蒸血成膿。蓋瘡之成由於血結，膿之成亦由血化。血何以能化成膿？得氣之蒸而腐化成膿也。氣即是水，吾已論之屢屢，惟其氣即是水，故血隨氣化亦變為水。不名為水而名膿，以其由血所化較水更膿耳。毒既化膿。

自不內攻方其未潰氣虛者難於蒸化。及其既化雖氣實者亦隨膿滲泄而轉為氣虛矣。法宜固元以大補其氣。此與本書內證原不干涉。然同是血病。故兼論之。以互相發明。蓋氣迫血則逆而為吐衄。血滯氣則凝而為瘡疽。氣迫血者宜破氣以和血。血滯氣者宜破血以和氣。故吐衄宜補血。血旺則氣平。諸瘡宜補氣。氣旺則血行也。至於既穿潰後則軀壳已有破損。與壅閉之證迥別。試看鍼功刺期門瀉肝。刺肺俞瀉氣。以一鍼之孔尚能大瀉臟氣。况潰膿之孔甚大。其能大瀉內氣可知矣。故凡潰後宜大補元氣。不似吐衄乃氣盛血虛。只宜滋血以平氣。而不

宜助氣以動血也。然瘡潰之餘，亦有瘀熱未清者，亦不得驟用溫補。吐血之後，亦有元陽大虛者，又不得拘守清涼。故吐血家審其血亡而氣亦隨亡，與陽氣不能攝血者，十全養榮歸脾參附等湯亦所宜用。瘡家潰後固為必需之方，而亦有餘毒未盡者，上方又其所忌。醫者不容執一。

諸瘡內治初起腫硬，總宜散血。仙方活命飲主之。惡寒無汗，加麻黃發熱心煩，加老連、石膏。大便燥結，加大黃。瘡內頑梗，點滯乃陰證結毒，無氣以發之也。加桂尖、生薑、大棗。瘡內平塌不起，以及走散者，恐毒內攻，加黃芪、大棗、生薑。蓋血凝於氣分之際。

血行則氣行。故以破血為主。是善調氣之法也。若吐衄則是氣
乘乎血分之內。氣降則血降。當以破氣為主。一內一外。反觀自
知。

諸瘡調膿。宜以托裡消毒散為主。蓋血既凝而不化。則須補氣。
以與之戰。使蒸騰腐化。托令速潰。以瘡乃血凝氣分之病。惟恐
氣不足以化之。故宜補氣而制血。若吐衄則是氣乘血分。惟恐
氣逆而血升。故宜平氣以調血。與此不同。

諸瘡既潰。屬於虛損。宜固元以益氣。內補黃芪湯主之。又審膿
乾者其氣虛。蓋氣即是水。氣不足故水少而乾。且氣既不足。則

不能送膿外出。故留滯而結膿管。黃芪建中湯。重加銀花赤豆。牙當歸治之。若膿清者是血虛。膿為血所化。血少故膿清。當歸補血湯主之。炙甘草湯加黃芪亦治之。養榮湯亦治之。又曰潰後屬虛。然亦有瘀未化盡者。仍不得峻補。以留毒內服。托裡消毒散。外用烏金膏化之。此如失血虛中夾瘀。亦不得關門逐賊。潰久而仍有膿管者。尤宜用烏金膏化之。若徒生其口。內毒攻發。終不愈也。此如乾血癆。內有乾血。非去其乾血。而新血亦不能生。皆虛中夾實。治血則虛虛。補虛則實實。未易療治。只得攻補兼施。以盡人事。

又曰。吐血止後。宜補血以調氣。瘡疽潰後。宜補氣以生血。吐衄在血分。氣實血虛也。瘡疽在氣分。血實氣虛也。

外治之法。消腫宜遠志膏。用遠志酒煮搗敷。及金黃散。化腐去瘀。骨宜巴豆炒黑研點。名烏金膏。田螺搥子亦佳。生肌宜乳香沒藥為末。名海浮散。再加珍珠化腐生肌散亦佳。

治瘡之法。此不足以盡之。茲不過舉外證以勘內證。明於諸瘡之血而吐衄之血乃愈明。

創血

刀傷出血與吐衄不同。刀傷乃平人被傷出血。既無偏陰偏陽之病。故一味止血為要。止得一分血。則保得一分命。其止血亦不分陰陽。有以涼藥敷上而血止者。桃花散是也。有以熱藥敷上而血止者。黑蓋灰是也。不似吐衄出於偏陰偏陽之病。氣故吐衄家止血。必以治病氣為主。病氣退。斯吐衄亦退。與刀傷迥不同也。然刀傷二三日後。則亦與吐衄畧同。有瘀血腫痛者。宜消瘀血。刀口敷花蕊石散。腫處用乳香沒藥射香三七葱白搗

敷。瘀。血。消。散。則。腫。痛。自。除。內。服。黎。洞。丸。治。之。

刀。傷。去。血。過。多。傷。其。陰。分。證。見。心。煩。發。熱。口。渴。法。宜。補。氣。以。生。血。血。足。津。生。則。不。渴。矣。聖。愈。湯。加。冬。仁。花。粉。兒。茶。乳。香。沒。藥。甘。草。此。在。吐。衄。則。宜。補。血。而。抑。氣。以。內。證。係。血。分。之。氣。不。可。使。氣。乘。血。也。刀。傷。則。是。氣。分。之。血。故。宜。補。氣。以。生。血。氣。達。患。處。乃。能。生。肌。氣。充。肌。膚。乃。能。行。血。與。治。內。證。者。不。同。其。有。氣。虛。不。能。統。血。氣。寒。不。能。生。血。者。則。宜。八。珍。養。榮。參。附。等。湯。以。固。氣。者。固。血。吐。血。家。亦。間。用。此。等。藥。物。然。刀。傷。之。血。在。氣。分。皮。膚。尤。衛。氣。所。統。破。其。皮。膚。氣。先。漏。泄。故。以。補。氣。為。主。若。內。證。吐。血。屬。陰。分。血。

傷而氣未傷。故以補血為主。醫者須分別內外。而知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則得之矣。

客問刀傷何以善於冒風。答曰。人之所以衛外者。全賴衛氣。衛氣生於膀胱。達於三焦。外循肌肉。充於皮毛。如室之有壁。宅之有牆。外邪不得而入也。今既破其皮肉。是猶壁之有穴。牆之有竇。揖盜而招之入也。是以刀傷更易外感。病見發熱。頭痛。牙關緊閉。吐痰。抽掣。角弓反張。皆是衛氣為病。所不同者。多一出血證而已。治法列後。

無汗者為風中挾寒。閉其皮毛。宜用小柴胡湯。加荊芥。防風。紫

蘓益小柴胡乃治熱入血室之方。凡外邪干血分者。小柴胡湯。皆能疎理而和解之。加宣助衛氣之藥。則偏治衛氣而主發汗矣。破傷風治法如是。即失血家虛人感傷。以及產後傷寒治法。皆可參知。若刀傷去血過多。不可再發汗者。宜當歸地黃湯。即四物湯加去風之藥。以補血而驅邪也。失血家吐血過多。與產後去血過多。而復得胃感之證者。與此治法無異。皆宜先滋其血。以助汗源。後宣其氣。以解外邪。有汗者為風中挾熱。沸出肌肉之間。法宜清散其熱。當歸芍黃湯。加薑蚕虫。退若兼便結者。加大黃治之。此即傷寒論發熱汗。

出用白虎湯燥結者用承氣湯之意。醫者得其意而變化之。自有許多法門。

夫刀傷氣分之血病也。故邪在表者從氣分以發之。邪在裡者從氣分以奪之。邪在半表半裡者從氣分以和之。兼用血藥。乾旋其間。血調而氣亦調。氣調而血愈治矣。若失血家乃血中之氣病也。故有感冒則但取調血而兼用氣分之藥。以幹旋之。與此同而不同。

凡是刀傷冒風。總宜薑蚕虫退。根和葱白敷之。力能拔風消腫。神效。

刀傷潰爛與瘡同治。此即吐膿條內所謂瘀血變化成膿之說也。血凝不散為氣所蒸則化而成膿。血者陰也。氣者陽也。陰從陽化。故膿似水。以氣之所化即為水也。而又非水者。則以其為血所化。仍不失血之本質。故稠濁似水。實則水與血交並而成形者也。故凡去膿之藥。即是去水之藥。而提膿之藥。又即是乾水之藥。內服八珍湯。加苡仁。本通六君子湯。加當歸。赤豆芽。治之外。敷化腐生肌散。提膿加龍骨生肌。加珍珠。

此舉刀傷之血。與吐衄之血。較論其義務。期血證互勘而明。其於刀傷治法。固未詳也。然其理已具。識者鑒之。

跌打血

跌打折傷一切。雖非失血之正病。而其傷損血脈。與失血之理。固有可參。因並論之。

凡跌打已破皮出血者。與傷寒治法無異。外用花蕊石散敷之。內服化腐生肌散。血止瘀去而愈。如流血不止者。恐其血瀉盡。則氣散而死。去血過多。心神不附。則煩躁而死。宜用當歸補血湯。加棗仁、人參、珠砂、白臘、茯神、甘草治之。外用人參為末。珍珠、血結、象皮為末。糝之。如亡血過多。煩躁口渴。發熱頭暈等證。宜

大補其血。聖愈湯加。棗仁。寸冬。紫胡。花粉。丹皮。硃砂。或用獨參湯亦可。此條可悟。失血過多。陰虛發渴之理。

凡跌打未破皮者。其血壞損。傷其肌肉。則腫痛。傷其筋骨。則折碎。在腰脇間。則滯痛。傷重者。制命不治。不制命者。凡是疼痛。皆瘀血凝滯之故也。無論接骨逐瘀。總以藜洞丸去大黃。加續斷。碎蛇治之。外用然銅官桂。沒藥。乳香。桂尖。大黃。斑蝥。蠶虫。酒調敷之。自效。若是已傷之血。流注結滯。着而不去者。須逐去之。否則或發為吐血。或釀作癰膿。反為難治。宜當歸導赤湯下之。若已發吐血。便從吐血法治之。若已發癰膿。便從癰膿法治之。

跌打最危險者。則有血攻心肺之證。血攻心者。心痛欲死。或心煩亂。或昏迷不省人事。歸芎散加乳香沒藥治之。失笑散亦治之。此與產婦血攻心血迷心。治法畧同。血攻肺者。面黑胸脹發喘。作渴。乃氣虛血乘肺也。婦科治產後氣虛瘀血入肺。面如茄色。急用參蘓飲救之。金鑑載跌打血乘肺者。亦用此方。所謂乘肺。非第乘肺之氣分而已。乃是血干肺藏之危候。肺為清虛之府。其氣能下行以制節諸臟。則氣順而血自甯。其氣不順。則血干氣分。而為吐衄。今其血直干肺臟。較之干氣分者。為更危。殆急用人參以補肺。肺得補則制節行而氣下降。使血亦隨氣而

下再用蘓木以行血。血行氣順。或可救於萬一。夫如此危候。仍不外清金保肺。以助其制節。則凡一切血證。其當清金保肺。以助其制節。舉可知矣。第肺虛而制節不行者。則宜人參以保肺。肺實而制節不行者。則宜葶藶以瀉肺。肺寒而制節不行者。則宜薑半以溫肺。肺熱而制節不行者。則宜知母以清肺。一切血證治肺之法。均可從此隅反。

跌打後有作嘔者。以損傷之人。受驚發怒。肝氣無有不動者也。肝木傷肺。是以發嘔。小柴胡湯加丹皮、青皮、桃仁治之。跌打後有效。喘逆者。乃血蘊於氣分之中。宜十味參蘓飲。以

疎發其氣。氣散則血散。與內傷欬切者不同。內傷欬血。是氣蘊於血分之中。若發其氣。愈鼓動其血。而不甯矣。故以清理其血為主。二者須對看。

內有瘀血則發渴。血虛亦發渴。有瘀血者。身痛便結。玉燭散治之。血虛發渴者。心煩不寐。盜汗身熱。竹葉石膏湯加生地治之。凡失血發渴者。可以類推。

跌打損傷。既愈之後。有遇節候。或逢陰雨。或逢濕熱。傷處每作疼痛。甚則作寒作熱。此乃瘀血着而未去。留伏經絡之間。不遇天氣節候。其身中運行之氣。習慣而不相驚。一遇天氣節候。蒸

動。則。不。能。恬。然。內。伏。故。作。痛。也。宜。小。調。經。湯。小。溫。經。湯。通。脈。四。逆。湯。隨。其。上。下。內。外。以。分。治。之。

血證論四卷

四川彭縣容川唐宗海著

便血

大腸者傳導之官。化物出焉。謂大腸下脾胃之化物為中宮作傳導之官。故呼為地道。乃中宮之出路也。其經與肺相表裡。肺為清金。大腸即為燥金。在五行本屬一家。故診脈者可於肺部診大腸焉。大腸之所以能傳送者。全賴於氣。氣者肺之所主。不獨大腸賴肺氣之傳送。即小便亦賴肺氣以化行。此乃肺金制

節之能事。而大腸之氣化經道。又與之合。故治病者多治肺也。大腸位居下部。又係腎之所司。內經云。腎開竅於二陰。又曰。腎為胃關。故必腎陰充足。則大腸腴潤。厥陰肝脈。又繞後陰。腸與胞室。又並域而居。故肝經與腸亦相干涉。是以大腸之病。有由中氣虛陷。濕熱下注者。有由肺經遺熱。傳於大腸者。有由腎經陰虛。不能潤腸者。有由肝經血熱滲漏入腸者。乃大腸與各臟相連之義也。但病所由來。則自各臟而生。至病已在腸。則不能復還各臟。必先治腸。以去其標。後治各臟。以清其源。故病愈而永不發矣。

一先血後便為近血。謂其血即聚於大腸去肛門近。故曰近血。此有兩等證。治一為臟毒下血。一為腸風下血。

臟毒者。肛門腫硬。疼痛流血。與痔漏相似。仲景用赤豆當歸散主之。取赤豆牙以疎鬱。取當歸以和血。赤豆性能利濕。發牙色赤。則入血分。以為排解之用。當歸潤滑養血。以蒞大腸。則不秘結。仲景畧示其端。以為治臟毒者。必須利濕熱和血脈也。非謂此二藥外。別無治臟毒之法。吾即此藥引而伸之。若大腫大痛。大便不通者。宜解毒湯。取防風枳壳等。疎理其氣。即赤豆牙義也。取大黃赤芍等。滑利其血。即仲景用當歸之義也。若大便不

結腫痛不甚者。不須重劑。用四物湯加地榆、荆芥、槐角、丹皮、枯
芩、土茯苓、地膚子、苡仁、栝榔治之。四物湯即仲景用當歸養血
之義。所加諸藥。即仲景用赤豆豉以疎利濕熱。而解血鬱也。仲
景但用養血疎鬱。今恐濕熱難解。故兼用清藥。欲止血者。兼服
十灰散亦可。

臟毒久不愈者。必治肝胃。血者肝所司。腸者胃之關。胃若不輸
濕熱於腸。從何而結為臟毒哉。肝之血分。如無風。火則亦不迫
結。肝門矣。治胃宜清胃散。加銀花、土茯苓。防己、黃柏、苡仁、車前。
升清降濁。使陽明之濕熱不再下注。則臟毒自愈。治肝者宜龍

胆瀉肝湯。逍遙散。

又有肺經遺熱傳於大腸而久不愈者。必見寸脈浮數洪澀。口渴。黃欬逆等病。方用人參清肺湯。取烏梅、粟壳、酸澀之品。以收肺氣。而餘藥安肺。肺自不遺熱與腸矣。若去此二味。而用薄荷、桔梗以代之。則又義取解散在人變化耳。

腸風者。肛門不腫硬。而但下血也。臟毒下血多濁。腸風下血多清。仲景書無腸風之名。然傷寒論云。太陽病以火攻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圜血。太陽病下之。脈浮滑者。必下血。兩條皆謂太陽外邪內陷而下血。又云陽明病下血。譏語者。為熱

入血室。厥陰篇云。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此即今所謂腸風下血之義。夫腸居下部。風從何而襲之哉。所以有風者。外則太陽風邪傳入陽明。協熱而下血。內則厥陰肝木虛熱生風。風氣煽動而血下。風為陽邪。久則變火。治火即是治風。凡治腸風下血。總以清火養血為主。火清血甯而風自熄矣。壽世保元用槐角丸統治之。而未明言其義。吾謂此方。荆防治太陽陽明傳入之風。烏梅川芎治肝木內動之風。餘藥甯血清火。以成厥功。宜其得效。然而外風協熱。宜得仲景葛根黃連黃芩湯之意。使內限之邪上升。外達不致下迫。斯止矣。治病之法。高者

抑之。下者舉之。吐衄所以必降氣。下血所以必升舉也。升舉非第補中益氣之謂。開提疎發皆是升舉。葛根黃連黃芩湯加荆芥當歸柴胡白芍槐花地榆桔梗治之。若肝經風熱內煽而下血者。必見脇腹脹滿。口苦多怒。或兼寒熱。宜瀉青丸治之。逍遙散小柴胡均可加減出入。謹按肝風所以能下血者。何也。肝主血。血室又居大腸膀胱之間。故熱入血室。有小便下血之證。內有積血。有大便黑色之證。蓋肝血上干。從濁道則吐。從清道則衄。肝血下滲。從清道則尿血。從濁道則下血。肝為風木之臟。而主藏血。風動血不得藏。而有腸風下血之證。上數方力足平之。

或用濟生烏梅丸亦妙。以烏梅斂肝風。以殭蚕息肝風。風平火
息。而血自甯矣。然肝風動血。宜得仲景白頭翁湯之意。以清火
消風。較有力量。或四物湯。合白頭翁湯。兼補其血。治風先治血。
血行風自滅。此之謂也。如無白頭翁。則擇柴胡青蒿白薇代之。
桑寄生得風氣而生。代白頭翁更佳。又曰肝經之橫。以肺金不
能平木故也。肺與大腸。又相表裡。借治肺經。亦隔治之一法。虛
者人參清肺湯。實者人參瀉肝湯。

凡腸風臟毒下血過多。陰分虧損。久不愈者。腎經必虛。宜滋陰
臟連丸。或腎陰以達大腸最妙。六味丸加菝葜槐角皆宜。

一先便後血為遠血。謂其血在胃中。去肛門遠。故便後始下。因名遠血。即古所謂陰結下血也。黃土湯主之。黃土名湯。明示此證。係中宮不守。血無所攝而下也。佐以附子者。以陽氣下陷。非此不能舉之。使黃芩者。以血虛則生火。故用黃芩以清之。仲景此方。原主溫暖中宮。所用黃芩。乃以濟附子之性。使不燥烈。免傷陰血。普明子謂此證必脈細無力。唇淡口和。四支清冷。用理中湯。加歸芍。或歸脾湯。十全大補湯。時醫多用補中益氣湯。以升提之。皆黃土湯之意。凡中土不能攝血者。數方可以隨用。但仲景用溫藥。兼用清藥。知血之所以不甯者。多是有火擾之。凡

氣實者則上干。氣虛者則下陷。今醫但用溫補升提之藥。雖得治氣虛之法。而未得治血擾之法。予即仲景之意。分別言之。若陰虛火旺。壯火食氣。脾陰虛而肺氣燥。失其斂攝之制者。人參清肺湯治之。若肝經怒火。肺經憂鬱。以致血不藏攝者。歸脾湯加炒梔寸冬阿膠五味。或用丹梔逍遙散。加阿膠桑寄生地榆。此即黃土湯主用黃芩之義也。若係虛損不足。下血過多。脾氣不固。腎氣不强。面色痿黃。手足清厥。六脈微弱。虛浮者。宜大補肝脾腎三經。人參養榮湯補脾。膠艾四物湯加巴戟甘草補肝。斷紅丸補腎。此即黃土湯主用附子之義也。能從此擴而充之。

自有許多變化。豈楮墨間所能盡者。

予按此證與婦人崩漏無異。女子崩中屬虛陷。此病亦屬虛陷。女子崩中屬虛寒。而亦兼有虛熱者。男子此證亦屬虛寒。而亦兼有虛熱者。蓋女子之血有經。男子之血亦有經。同是離經之血。下泄而出。故病情相類也。但所出之竅各有不同。崩漏出前陰。故多治肝以和血室。便血出後陰。故兼治肺腎以固腸氣。腎主下焦。主化氣上升。腎足則氣不下陷。肺與腸相表裡。肺氣歛則腸氣自固。醫者能知此理。而又參用女子崩中之法。可以盡其調治。

又按此證與吐衄同是血病。然一則其氣上行。一則其氣下行。故虛實治法畧有不同。

便膿

此證有二。一是內癰。一是痢疾。

一內癰。在上中焦者。其膿已潰。嘔吐而出。在下焦者。或少腹癰。小腸癰。脇癰。肝癰。膿血均從大便瀉出。初起時。其部分必隱隱刺痛。脹滿。脈沉消數。甚則痛如刀錐。欲病此者。未有口不發渴。以凡血積。均應發渴。癰初起。血已凝聚。故應發渴。此時急奪其血。則不釀為膿。以免潰爛之險。用丹皮湯加乳香、沒藥、柴胡、荆芥、山甲治之。如血已化膿。便宜搨膿。赤豆苡仁湯。逐水即是搨

膿潰後屬虛宜補養生肌八珍湯主之參看吐膿門自詳。

客問積血何以變而成膿答曰血者陰之質也隨氣運行氣盛則血充氣衰則血竭氣着則血滯氣升則血騰故血之運氣運之即瘀血之行亦氣行之血瘀於經絡臟府之間既無足能行亦無門可出惟賴氣運之使從油膜達腸胃隨大便而出是氣行而血自不留也若氣不運之而反與相結氣為血所鬱則痛血為氣所蒸則化為膿今舉外證比例凡氣盛者瘡易托化氣虛者瘡難托化氣即水也氣至則水至故血從氣化則從其水之形而變為膿刀傷粘水亦從水而化膿水即氣之質血從氣

化。有如此者。是故閃跌血積。得氣化之。則腫處成膿。不得氣化之。則腫處仍是血。以知血從氣。氣運血。凡治血者。必調氣。使氣不為血之病。而為血之用。斯得之矣。

一痢證便膿血。其證裡急後重。欲便不便。或白或赤。或赤白相半。或下痢垢濁。皆非膿。而似膿者也。夫腸胃之中。除却糟粕。只微有脂膏水液而已。膏脂屬血。分水液屬氣。分病氣分。則水混而為白痢。病血分。則血擾而為赤痢。氣血交病。則赤白相半。由何處釀成真膿。而從大便泄出哉。有之。則毒聚腸胃。將腸胃膏血脂肉。蒸化為膿。或下如爛瓜。或如屋漏水。此腐腸潰胃之危。

候與癰瘡之腐爛無異。此非尋常治痢之法所能克也。吾今借仲景之法證之。乃得有膽有識之術。仲景云。陽明病。脈數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厥陰。病脈數而渴者。必圜膿血。以有熱故也。此雖無方。然曰可刺。曰有熱。故也。已示人瀉濕清熱之法。防風通聖散。去麻黃芒硝。加赤豆。防己為表裡瀉腎之大劑。地榆散為清熱之通劑。仲景又曰。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此湯溫澀。似與可刺有熱之說大相逕庭。不知病久則熱隨膿血而瀉。實變為虛。觀癰膿潰後屬虛損。則知便膿血久而屬虛症。譬之天時。其初則酷暑流金。

轉瞬而涼。應振落衣。夏葛者。不得不換冬裘矣。况腸胃血液。既化為膿。恐其滑脫。故主桃花湯。溫溫填補之一服。愈。餘勿服者。仲景意謂此乃急時澀脫之法。止後便當滌除餘病。無以澀傷氣。無以燥傷陰也。蓋膿血乃傷陰之病。故一時權宜而少用乾薑。後仍不可多服也。吾推其意。審其病後有虛熱者。道遙散歸脾湯。加柴胡山梔。寸冬花粉。此祖桃花湯用糯米之意。審其病後有虛寒者。六君子。加當歸黑薑白芍。或人參養榮湯。皆可。此祖桃花湯。用乾薑之意。成無已注桃花湯。謂陽證內熱。則溢出血。陰證內寒。則下紫血。如豚肝。是明以桃花湯為治陰證之

方。惟。即。鮮。血。分。陰。陽。未。能。的。確。蓋。色。不。足。憑。凡。痢。證。須。審。脈。微。
沉。遲。手。足。厥。冷。腹。痛。喜。按。唇。淡。口。和。為。陰。證。附。子。理。中。湯。加。當。
歸。白。芍。木。香。此。乃。可。補。桃。花。湯。所。不。逮。矣。消。渴。口。熱。胸。腹。脹。滿。
堅。實。拒。按。為。熱。證。則。用。三。一。承。氣。湯。此。乃。可。盡。仲。景。有。熱。可。刺。
之。能。事。矣。

至於尋常紅白。則不須如此重劑。病在水分者。痢下白濁。此如
暑雨不時。行潦汗漲。是濕甚而傷氣也。審其脈數身熱。口渴者。
為熱濕。宜清利之。四逆散合猪苓湯去阿膠。再加厚朴老連。枯
苓黃柏。其脈沉弦遲。口不渴。手足清冷者。為寒濕。胃苓湯加。

煨薑有食積者。均再加麥朮神曲。山楂萊服子白。痢之故。總是水不清之故。水即氣也。吾於水火論已詳言之。故調氣即是治水。導水須於上原。調氣以肺為主。是治肺乃清水之原。即是調氣之本。細思此病發於秋時。秋乃肺金主。氣金不清。肅是以水濁。氣滯而為痢。知此理則知。迫注者肺之肅不通者。金之收也。人參瀉肺湯以導其滯。小柴胡加花粉杏仁。只壳桑皮茯苓。知母桔梗。以和之人參清肺湯以收功。此乃專為治肺立法。示醫者以法門。使知所從事。非臨證必用此方也。且病無單見。未有肺病而餘臟不病者。故臨證時尚須變化。病在血分者。則利下

純紅口渴便短裡急後重脈滑大者地榆散加酒軍只壳厚朴
前仁澤瀉脈細數者不必下之。但用原方。若血黯黑脈遲手足
冷者屬虛寒黃土湯治之。紅利之故。總是血分為病。血生於心
火而下藏於肝。肝木內寄相火。血足則能濟火。火平則能生血
如火太旺則逼血妄行。故血痢多痛如刀錐。乃血痛也。肺金當
秋尅制肝木。肝不得達。故鬱結不解。而失其疎泄之令。是以塞
而不通。調肝則木火得疎泄。而血分自甯。達木火之鬱。宜小柴
胡去半夏加當歸白芍白頭翁湯。或四物湯加蒲黃靈脂元胡
黃柏胆草枯芩柴胡桑寄生肝風不扇。則火息。鈎藤青蒿白頭

翁柴胡、桑寄生，皆清風之品。薑、蠶、蟲、退，亦能祛風。肝氣不遇，則血暢。香附、枳、榔、橘、核、青皮、沉香、牡蠣，皆散利肝氣之品。茯苓、胆草、秦皮、枯芩，又清肝火之品。當歸、生地、阿膠、白芍，又滋肝血之品。桃仁、地榆、靈脂、川芎，又行肝血之品。知理肝之法，而治血痢，無難。肝藏血，即一切血證，一總不外理肝也。各書痢證門，無此論說。予從各書旁通會悟而出。實先從吾陰陽水火血氣論，得其原委，故此論精確。不似他書捉影容。曰：凡瀉泄皆脾胃所主。痢亦泄瀉之類，何以不主脾胃哉？答曰：滲瀉洞瀉，誠屬脾胃。故內經曰：長夏善病洞瀉寒中，以長夏為脾主氣故也。痢發則多。

在秋天而其情理脈證亦與洞瀉不同。雖關於脾胃而要以肝肺為主。乃得致病之原。

禁口者下痢不食。是火熱濁攻胃氣被傷而不開。各書俱遵丹溪用石蓮湯。金鑑謂內熱成上衝心作嘔噤口者。用大黃黃連好酒煎服以攻之。余按腸胃所以能食者。以胃有津液清和潤澤。是以思食。西洋醫雖滯於迹。亦間有可信處。言穀入於胃。即有胃津注之。將穀渾化如糜。常探胃津攪飯。頃刻亦化為糜。據此論說。則胃之思食。全是胃津使然。試觀犬欲得肉。則涎出於口。此涎即欲食之本也。人之胃津其思食之情亦類乎此。今胃

為邪熱濁氣所攻踞。其清和之津。盡化而為濁滯。下注大腸。則為痢。停聚胃中。則拒不納食。丹溪石蓮湯。雖知清火補胃。然石蓮是蓮米有黑壳者。今醫用石蓮子。不知何物。斷不可用。即蓮米性亦帶澀。痢證宜滑以去着澀。乃所忌。且胃中濁滯。非洗滌變化。不為功。此方雖寒熱未差。然未能洗滌其滯。變化其濁。非起死回生之方也。清溫敗飲^毒。竹葉石膏湯。人參白虎湯。麥冬養榮湯。出入加減。庶可以洗胃變津。為開胃進食之良法。至嘔不食。金鑿用二黃好酒。取其峻快。以攻逆。然治逆洵為得法。而不知化生胃津。終未得進食之本也。吾意以為宜用大柴胡湯加

石膏花粉入參則攻逆生津開胃進食兩面俱到治噤口者從無此論吾今悟出切實之理為斯人大聲疾呼海始欲以文章報國今已自分不能庶幾發明此道稍有補於斯民歟。

查對各書言痢證者說法不一。張景岳主溫。朱丹溪主涼。喻嘉言主發汗利水。陳修園主寒熱合治。皆有至理。景岳謂夏月貪涼過食生冷至秋伏陰內動應時而為下痢。佐關煎治之。此即仲景下利不止用四逆湯。桃花湯之意。乃虛寒治法。然必須有虛寒實據。乃用此法。朱丹溪謂濕熱蒸灼氣血為粘膩。用黃連解毒湯。是即仲景白頭翁湯意也。此類最多。然必有熱證之實。

據乃用此法。喻嘉言謂宜從汗先解其外。外邪內陷而為痢。必用逆流挽舟之法。引其邪而出於外。人參敗毒散主之。此即仲景協熱下痢用葛根黃連黃芩湯之意。第仲景升發邪氣兼清其熱而喻則辛溫升散未能兩面俱到。即如仲景白頭翁湯亦取白頭翁能升達其氣。知開提疎發為治下迫後重之良方。喻嘉言自以逆流挽舟獨得其秘。而未能根柢。仲景是以得半遺全。吾擬用柴胡湯去半夏加花粉當歸白芍枳殼粉葛。自謂升發清降兩得其治。喻氏又謂若邪熱已奔迫大腸者。毋庸更從外解。急開支河。從小便而順導之。金匱紫參湯阿膠散主之。

此即仲景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之意。大清涼散藥微內外最有力。從高原導水使不浸漬腸胃。擬用甘桔湯加桑皮杏仁枳壳防己木通石膏雲苓苡仁柴胡薄荷生薑白芍治之。斯於喻氏發表利水之法。或更有發明。陳修園謂此證有藏寒府熱胃寒腸熱之辨。仲景瀉心湯擇用如神。余謂寒熱合病必有寒熱兼見之實證。不得籠統言之。而混用寒熱雜方也。即如仲景烏梅丸所治之證。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不欲食。此熱證之實據也。食即吐蚘下之利不止。此寒證之實據也。惟其有此府熱藏寒之實據。故用烏梅丸兼寒熱治之。又如仲景生薑瀉心

湯所治之證云。心下痞硬。乾噫食臭。此火證也。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此水病也。惟其有此火在胃中。水在腸間之實據。故用生薑瀉心湯治之。初頭硬大便後半溏者。此胃中有寒。腸中有熱。陳修園擬用理中湯加大黃。此皆有寒熱兼見之實據。醫者辨證必如是之嚴。而後用藥處方。不失銖黍。以上四家治法。合而用之。而治痢不虞束手矣。

黃坤載曰。人之大便所以不失其常者。以肺主傳送。而腸不停。肝主疎泄。而肛不閉。宜用參朮以助肺之傳送。用桂枝以助肝之疎泄。此黃氏論大便秘結之語也。吾從此語旁通之。而因得

痢證之原以知痢者肺氣傳送太力故暴注大腸肝氣鬱而不
 疎故肛門閉塞欲便不便而為通脹此從黃氏之論推求之而
 痢證迫而不通之故誠可識矣第桂枝參木與痢證不合痢證
 肺氣之奔迫以其火熱暴注也故傷寒論飲食入胃即下利清
 水完穀者乃肺之傳送太急熱之至也宜急下之據此則治奔
 迫者當以清火為主人參清肺瀉肺二湯治之肝氣不得疎泄
 亦由木鬱為火結而不暢桂枝溫木是益其火得毋慮不戢自
 焚乎觀仲景白頭翁湯用秦皮白頭翁以涼達肝木四逆散裡
 急後重者加薤白以疎鬱則知助脾疎泄之法矣當歸蘆薈丸

瀉肝湯。丹稅。逍遙散。加減治之。至於和肝調肺。止奔迫。解鬱閉。一方而肝肺並治者。自古無之。余擬用白頭翁湯。加石膏。知母。杏仁。桔梗。枳殼。檳榔。柴胡。麥牙。當歸。白芍。甘草。治之。輕劑則用小柴胡。加歸芍。杏仁。桔梗。枳殼。檳榔。麥牙。花粉。調和肺肝。則肺氣不迫。注肝氣得開。利矣。又或肝氣欲泄而下注。肺氣欲收而不開。故痢多發於秋。秋金肺氣閉而不開。肝氣決裂而不通。是以迫痛。此又從黃氏之義。另翻一解。而各書均不載者也。治宜甘桔湯。加白芍。以桔梗開提肺氣。以白芍平治肝木。本此意。以為加減。則鼈甲。胆草。青皮。秦皮。蘆薈。皆平肝之藥。當歸。生地。桃。

仁靈脂元胡皆治肝經血分之藥。枯芩寸冬桑皮知母皆清肺之藥。枳壳貝母杏仁陳皮皆肺經調氣之藥。隨宜致用變化在人。烏有不治之痢哉。

調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此二語為千古治痢之定法。而亦相沿治痢之套法耳。蓋泛言調血則歸芍地榆用盡而不效。泛言調氣而陳皮木香多服而無功。不知木香陳皮乃調脾氣之藥。痢雖脾病而其所以逼迫者肝肺之咎也。知調肝肺則善調氣矣。血乃血海所總司。血海居大腸之間。故痢症臍下極痛者必有膿血。痛不甚者無膿血。以臍下血海之血痛故也。

知理血海。則善治血矣。

普明子謂痢證多兼食積。宜用枳壳厚朴大黃。輕則用山楂神曲萊服子麥牙。此論最淺而中肯。

久痢不止。肺氣下泄。則魄隨之陷。而魄脫則死。肺藏魄。治宜調補肺氣。人參清肺湯以固之。如寒清者。桃花湯治之。仲景阿膠勒散。即是清肺固脫之方。四神丸烏梅丸。皆是桃花湯之義。方難盡舉。升提固澀。總須分寒熱用藥。斯無差爽。

休息痢者。止而復作。乃固澀太早。留邪在內。故時復發作。治宜按上治痢之法。視何經見證。則用何經之藥。以消除其邪。伏邪

既去而痢自不作。如羊脂白蜜黃連未服。不過取滑去着。寒去火之義。尤未若視其邪所發見之情。而分經用藥。更為對證。又補論曰。凡噤口痢。上噤下痢。法宜和中。此與霍亂對看。自明。霍亂上吐下瀉。必以和中而愈。則知噤口痢。上噤下痢。亦必以和中而愈。第霍亂是中寒。而發為上下俱脫之證。法主理中湯。以溫之。噤口痢。上閉下滯。其為中熱。可知。熱結於中。上下不開。和中之法。宜反理中湯。諸藥以寒涼治之。生薑瀉心湯。去乾薑為宜。人參白虎湯亦佳。

尿血

膀胱與血室并域而居。熱入血室。則蓄血。熱結膀胱。則尿血。尿乃水分之病。而亦干動血分者。以與血室并居。故相連累也。其致病之由。則有內外二因。

一外因。乃太陽陽明傳經之熱。結於下焦。其證身有寒熱。口渴。腹滿。小便不利。溺血。疼痛。宜仲景桃仁承氣湯治之。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牛膝。亦治之。

一內因。乃心經遺熱於小腸。肝經遺熱於血室。其證淋秘。割痛。

小便點滴不通者呼赤淋。治宜清熱。治心經遺熱。虛煩不眠。或昏睡不醒。或舌咽作痛。或怔忡懊懷。宜導赤飲。加炒梔。連翹。丹皮。牛膝。治肝經遺熱。其證少腹滿。脇肋刺痛。口苦耳聾。或則寒熱往來。宜龍胆瀉肝湯。加桃仁。丹皮。牛膝。玉京。

尿血。治心與肝而不愈者。當兼治其肺。肺為水之上源。金清則水清。水甯則血甯。蓋此證原是水病累血。故治水即是治血。人參瀉肺湯。去大黃。加苦參。治之。清燥救肺湯。加藕節。蒲黃。亦治之。

以上結熱之證。其血溺出。皆有淋漓不通之象。乃尿血之實證。

也。此外又有虛證。溺出鮮血。如尿長流。絕無滯碍者。但當清熱。滋虛。兼用止血之藥。無庸再行降利矣。蓋前陰有二竅。一為水竅。一為血室之竅。血竅在女子。則為胎孕之門。血竅在男子。則為施精之路。故女子血室之血。能由此崩漏而下。男子血室之血。亦能由此走洩而出。是以尿血之虛證。與女子崩漏之證。無異。宜用四物湯。加減治之。肝如鬱火者。加丹皮炒梔。柴胡。阿膠。芥灰。心經血虛火旺者。加老連。阿膠。血餘灰。脾氣虛寒。不能攝血者。四支清冷。脈微遲。面黧淡。加魚鱉黃芪。人參。艾葉。黑薑。甘草。五味。治之。房勞傷腎。加鹿膠。海鱉。蛸。燒。襠。散。治之。又有肺虛。

不能制節共下。以致尿後滲血者。審係肺陰虛。則兼氣逆痰欬。口渴等證。人參清肺湯主之。若肺陽虛。不能治下。則必有遺溺。足冷。水飲喘嗽之證。甘草乾薑湯治之。

經血

婦科已有專書。然男女血本同原。故并論之。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天癸者。謂先天腎中之動氣。化生癸水。至者。謂至於胞中也。水為陽氣所化。陽倡而陰必隨之。血者陰也。衝任主之。故應癸水而即輸血於胞中。血之應水而下。是謂以陰從陽。有如妻之從夫。衝任兩脈皆起胞中。上屬陽明。陽明乃後天水穀之海。居中宮。稱戊土。化氣取汁。變赤為血。隨衝任兩脈以下。合癸水。是謂戊與癸合。

男女皆然。男子主氣。故血從水化。而為精。女子主血。故水從血化。而為經。血是男子之精。水中有血。女子之經。血中有水。故行經前後。俱有水漿可驗。夫此水乃腎中冲陽之氣所生氣。亢則水竭。而血不濡。熱證於是乎生矣。氣寒則水冷。而血不運。寒證於是乎生矣。故凡調血。先須調水。調水即是調氣。氣生於腎。而主於肺。血生於胃。而藏於肝。以血海為肝之部分。肺金司氣之制節。又為水之上源。調血調水。人當知所從事矣。故或調氣中之水。以滋血。或調血中之氣。而利水。是女子調經之法。即凡為血證之治法。學者宜鑒觀之。

血熱者水不足也。因見行經趨前發熱口渴諸證。四物湯加天冬、麥冬、枯芩、花粉、柴胡、阿膠、牛膝等藥以滋水者。濡血。或用六味地黃湯以滋肺腎亦能啓水之源。此以滋水為養血之法也。血寒者水不溫也。因見經水後期黯淡清冷之狀。以及凝滯疼痛兼作四物湯加茯苓、甘草、桂枝、黑薑、附子等藥以溫水者。行氣氣行則血行也。

血虛者行經太少。以及乾枯淡薄諸虛證。猶雜出難言。審係腎中天癸之水不足者。必骨熱氣逆足痿脈數。子宮乾澀。經血前後均無漿水。宜左歸飲加兔絲、龜板、阿膠、寸冬、五味、菴蓉以滋

天癸之水。審係胃虛。陽明衝任之血不足者。經水必淡。只有水漿而少鮮血。宜炙甘草湯。養榮湯。酌而用之。以補生血之源。而血虛可治矣。

血滯者。瘀血阻滯。因見身痛。腹脹。寒熱帶漏。散經閉經。諸證。總是瘀血阻滯。其氣若無瘀血。則經自流通。安行無恙。何緣而錯雜變亂哉。凡此之類。故總以去瘀為要。四物湯加元胡、桃仁、香附、乳香、沒藥。主之。有熱加黃芩、黃連。有寒加乾薑、附片、王清任血府逐瘀湯。膈下逐瘀湯。皆宜。瘀血之甚者。非仲景土瓜根、下瘀血等湯。不治。另詳瘀血門。

總而論之。血氣二者。原不相離。血中有氣。氣即是水。吾於本條及水火氣血論已詳言之。知此則知瘀血阻滯者。乃血阻其氣。是血之咎。故破散其血。而氣自流通。桃仁、丹皮、靈脂等。在所以用血分有熱者。乃氣分之水。不足以濡血。故令血熱。用梔芩等以瀉火。瀉火即是滋水也。血分有寒者。乃氣分之水。冰凝濕滯而不化。故濡滯不流通也。吳萸、細辛、桂尖、艾葉。以溫水者。溫血水。溫則氣和。氣和則血和。觀此可知男子瘀血熱結寒凝治法。與此皆無異矣。觀於生天癸以生血之法。則知男子滋腎養血之法。觀於補陽明以補血之原則。知男子補血之原矣。觀於滋

肺以養血之法。則知男子生津以養血之法。以至血熱而水凝。為痰。血虛而水溢。為汗。同類異情。無不畢見。

崩帶

婦人面色青黃肢體消瘦心戰腰酸時下濁物其物黃赤青白
黯黑并下是帶脈之血傷損而成故名曰帶證古法又分白濁
一條謂帶下是帶脈為病其色汗雜白濁則是心脾腎三經為
病其色純白而所用之方仍相彷彿其實同一病也皆是帶脈
為病吾為指明白濁五帶所下似血非血乃胞中之水也此
水清則為天癸以濟經血前論詳矣此水濁則為白濁為五帶
水濁而血因以濁矣蓋帶脈下繫胞宮中束入身居身之中央

屬於脾經。脾經土氣沖和，則帶脈甯潔而胞中之水清。和是以行經三日後，即有胞水黃明如金，是腎中天癸之水得帶脈脾土之制，而見黃潤之色，乃種子之候，無病之月信也。若脾土失其沖和，不能制水，帶脈受傷，注於胞中，因發帶證，白濁汙雜，治宜和脾以治水。治脾即是治帶，治帶即治水也。觀腎着湯用白朮治腰痛如帶，五苓錢者，腎着名湯，明言是腎中水邪着於帶脈，故從脾治之。以土治水而帶脈自愈矣。即此可知女子帶證是水不清濁，證仍是水不清，不必強分總以和脾利水為主。胃苓湯主之。挾熱者去桂枝，加黃芩、黃連、黃柏。夾寒者加細辛。

吳子。夫脾土鬱蒸濕氣腐化。變生五帶。赤白汗濁。理脾解鬱。宜
逍遙散。加防己木通。主之。熱加丹皮梔子黃柏。寒加台烏艾葉。
砂仁。以上所論。雖未盡帶濁之治。然已得法門。學者推而廣之。
遇熱證。則硝黃甘遂。未必非宜。遇寒證。則參朮芪附。尤所必用。
以及寒熱錯雜。皆可隨證制方。有紙筆不能盡傳者。在醫師之
自悟也。

崩漏者。非經期而下血之謂也。少者名曰漏。下多則名為血崩。
行經而去血過多。如水之流。不能止者。亦是血崩。古名崩中。謂
血乃中洲脾土所統攝。脾不攝血。是以崩潰。名曰崩中。示人治

崩必治中洲也。月經名曰信水。以五行惟土主信。土旺則月水有信。土虛則失信而漏下甚。則崩中矣。治法總以治脾為主。或勞倦傷脾。或思慮饑飽傷脾。脾虛不攝。宜用歸脾湯。加艾葉、阿膠、灶心土。大虛者宜十全大補湯。加阿膠、續斷、升麻、炮薑、棗仁、棗皮。再用魚肚、鹿角霜、蓮米、薑鹽炖食。以調養之。黃芪、糯米當歸煎服亦大補氣血。六君子養榮湯、炙甘草湯皆脾經補益之藥。可以加減用之。凡是崩中。此為正治。又有治肝以治脾之賊者。肝經怒火妄動。木鬱剋土。火擾而血不得甯。其人善怒頭痛。口苦目眩。脇腹脹滿。六脈弦數。與脾經虛寒之證。顯有不同。宜

歸脾湯。加丹皮、山梔、柴胡、白芍、寸冬、五味。補脾土、清肝火。兩面俱到。或用丹梔、逍遙散。加牡蠣、阿膠、蒲黃。
謹按帶漏。雖是水病。而亦有夾瘀血者。以血阻氣滯。因生帶漏。小調經湯。隨寒熱加減治之。崩中雖是血病。而實則因氣虛也。氣下陷。則水隨而瀉。水為血之侶。氣行則水行。水行則血行。宜服補氣之藥。以升其水。水升則血升矣。補中益氣治之。
合崩帶觀之。一是水病。一是血病。女子男子。皆有血與水之病。宜通觀之。

產血

婦人胎中有血衣以裹兒。血衣之下。又有水衣。以襯墊之。將產則胎水先破。水衣先下。然後血衣破而兒生。兒生之後。血衣乃下。世謂水衣墊胎。水衣既行。則其胎顛墜。是以免出。此乃着迹之論。未得其所。所以然也。夫胎產之事。乃闢氣化。豈猶什物之襯墊懸墜。所可擬者。吾為指出其理。曰。天地之大。總是以陽統陰。人身之生。總是以氣統血。氣乃腎中水化之陽。故氣着於物。還復為水。吾是以有氣即是水之論。婦人懷子。墊胎之水。衣即氣。

也。胎乃氣載舉之。氣即是水。故水墊其胎。實則氣載其血也。將產之時。水衣先行。氣下行。故水下。行水行。實則氣行也。氣既下行。則其胎血自隨之而下。血之從氣。又如妻之從夫。豈有氣行而血不行者哉。故胎之未生。氣載之。胎之將產。氣運之。知此則知護胎者必調氣。催生者必行氣。而治一切血證。皆宜治氣。舉可於此悟出。

將產之時。腰腹大痛者。以氣欲行。而血未行。血阻其氣。而氣必欲迫之。使行。故令大痛。此必初胎初產之婦。血道新開。礙氣之行。故其痛極甚。或數產之婦。內有瘀血。阻滯其氣。故令大痛。若

壯婦身無瘀血。則將產時微痛而已。或微脹而已。蓋其氣行而血隨之下。血道既是熟路。又無瘀血阻滯。何痛之有。其極痛而胎不下者。催生之法。總宜行血。不使阻滯。其氣則氣下而胎隨。以下佛手散主之。父骨不開者。加敗龜板。及婦人油髮燒灰。義總取於活血。血活則氣通。胎順而自生矣。

既產之後。身痛腰痛。惡血不盡。阻滯其氣。故作痛也。蓋離經之血。必須下行不留。斯氣無阻滯。自不作痛。又能生長新血。若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且多痛楚。宜歸芎失笑散。及生化湯治之。夫產後百脈空虛。亟宜補血。而猶力主去瘀者。瘀血不去。則新

血斷無生理。吾於男女異同論已詳言之。雖產後大虛。仍以去瘀為急。去瘀正為生新計也。吐衄家須去瘀血。觀此益信。

產後血暈。由血隨氣上。迷亂心神。故眼前生花。甚者悶絕。口噤。神昏氣冷。有下血過多而暈者。屬虛。但昏悶煩亂而已。法當補血。宜炙甘草湯。及八珍湯。加棗仁、龍骨、硃砂、丹皮。有下血少而暈者。乃惡露上搶於心。心下滿急。神昏口噤。絕不知人。法當破血。宜當歸、元胡、血竭、沒藥、芥穗、京墨、煨紅醋、淬童便。引血暈之證。吐衄家間亦有之。醫者不可不知。

產後血崩。乃榮氣空虛。不能攝血歸經。大劑歸脾湯主之。如兼

汗出氣喘者。乃是血脫氣散之危證。參附湯加阿膠、熟地、茯苓、甘草以救之。然又有怒氣傷肝。肝氣橫決。血因不藏者。歸脾湯加炒梔、阿膠、艾葉、柴胡、逍遙散加阿膠、牡蠣、棕灰、炒梔、蓮葉、香附皆宜。

敗血干肺。口鼻黑色。面如茄色。或發鼻衄。乃氣逆血升之危候。或則喘急。或欬逆欲死。總緣肺虛不能制節。其下是以下行之血。得以上干宜。參、燕、飲、主之。鼻衄加杏仁。喘欬加五味。吐衄家。血干肺臟者。亦與此同。敗血干心。心氣閉塞。舌強不語。神昏譫語。如見鬼狀。宜歸芎失。

笑散加龍腦、硃砂、血竭、沒藥治之。牛膝散加粳仁、琥珀、熟地、人參皆宜。

敗血干脾則嘔逆腹脹不能飲食。生化湯加半夏、茯苓、枳殼、厚朴如發為水腫。是血從水化而變為水。與血變為膿無異。既從水化則從水治之。五苓散加蒲黃、丹皮以利之。

總之血以下行為順。上行為逆。知產血上逆之為病。則愈知吐衄之血上逆為病也。但吐衄與產血其病原不同。故治法亦異。此外尚有數證。乃產後多有之證。亦與吐衄義可參觀。因連類及之。條列如左。

產後喘促最危之候。因榮血暴竭。衛氣無依。為血脫氣散之證。宜參附湯飲之。四磨湯亦可。若因敗血乘肺。氣喘目黑。鼻起烟煤者。是為肺氣將絕之證。參蘇飲治之。二證一是腎氣虛脫。而陽上越。一是肺氣虛竭。而血上乘。兩方皆主人參。大生水。津水者。氣之母也。方主補氣。故用人參以滋水。滋水即是補氣。而陽上越者。佐附子以引之歸根。血上干者。佐蘇木以速之下降。誠產後救危之良方。男子血氣脫絕之證。亦不能外此義也。

產後汗出身微。似汗者吉。蓋產後血虛。微汗則氣來。就血陽來和陰。汗者氣分之水也。產後血不足而氣有餘。故微泄其氣。以

與血配最吉之兆。若陰虛於內，陰浮於外，濺濺汗出，是為自汗。與微汗有別。法宜補陰而引陽。聖愈湯加附子、五味、寸冬、龍骨治之。若大汗亡陽，其汗如水之流，乃元氣脫散，氣即水也。氣脫故大汗，非大劑參附湯不能回陽。又有但頭汗出，至頸而還者，乃血不得其和，氣因鬱而上蒸。故但頭汗出，仲景謂之鬱冒。用小柴胡湯解之。盜汗陰虛者，當歸六黃湯治之。此與吐衄家汗出諸證有相通處，宜參觀之。

產後發熱，因陰血暴傷，陽無所附。四物湯加炮薑，從陰引陽，為正治之法。若頭痛惡寒而發熱者，屬外感，不當作尋常傷寒治。

之。惟宜用四物湯加荊芥、柴胡、蔥白、和血解表而愈。又有停食發熱者，必見脹悶、噯氣、嘔噦等證，異功散加山查、神麩、麥牙、厚朴、生薑治之。若因瘀血擁滯而發熱者，必見身腹等處刺痛之證，生化湯治之。若去血過多，煩躁口渴，面赤身熱者，當歸補血湯治之。若陰虛陽無所附，孤陽外越而發熱者，急進參附湯救之。金鑿此條於產後發熱虛實之證畧備，與男子亡血發熱者治法相同，但亡血是血上行，產後是血下行，一逆一順，其間畧有不同耳。

產後雜證猶多，所舉數條皆與吐血之證有互相發明者，其餘

不及備載。另有產科諸書可查。

又補論曰。產後氣下洩。故多脫證。吐血氣上逆。故少脫證。吐血之脫證。皆宜降。產後之脫證。則宜升。此絕不同。